



只想 跟你走

ZHIXIANGGENNIZOU



严丽霞著



人 物 表

李 晶……“希望”总公司职员，后任“红星”旅游公司副总经理。

关习东……与顺华、思茂同学，三人曾被称为“三个火枪手”为“希望”总公司总经理，李晶的恋人。

严顺华……“时立”制造所所长，后为“红星”旅游公司总经理，李晶的追求者。

刘思茂……“伊甸园”夜总会老板，后沦为骗子。

蔡琼妮……原“红灯笼”夜总会的“妈妈桑”，后为“希望”总公司的公关部长。原刘思茂的未婚妻，后苦苦单恋关习东。

阿 兰……“伊甸园”夜总会的“妈妈桑”，刘思茂的情人。

樱 子……原名夏英，“红灯笼”夜总会老板，刘思茂的前妻。

赵南阳……骗子。

王 茜……关习东的追求者，后嫁洋人出国。

谭场长……“红星”农场场长。

荷 绣……原“伊甸园”夜总会服务小姐，后为“红灯笼”三陪小姐。

第 一 章

残阳如血。

如血的残阳，透过窗棂，照在李晶苍白如纸的脸上，她微微睁开眼，挣扎几下，欲起身，旁边一个魁梧的青年，忙俯身低语：“小晶，别动，医生叮嘱过，你要躺在床上静养，要什么，我帮你拿。”

李晶冲他艰难地一笑，气喘吁吁地说：“习……习东，我……我好气闷，你……你给我放放《祈祷》，好吗？”

习东想到医生的叮嘱，欲想拒绝，可看着她满眼的期待渴望，他只好依言行事。

即刻，那悠扬缓慢、宛如教堂里一般圣洁美好的歌声，在房间里迷散开来：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

多少祈祷在心中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啊
叫成功永远在
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啊
四季少了夏秋冬
让宇宙关不了天窗啊
叫太阳不西冲
让欢喜代替了忧愁啊
微笑不会再害羞
让时光懂得去倒流啊
叫青春不开溜
让贫穷开始去逃亡啊
快乐健康流四方
让世界找不到黑暗啊
幸福像花儿开放……

歌曲唱完，李晶已满脸的泪水，她，紧紧攥住习东的手说：“听到了吗？这是我对你的祈祷，也是我对你的衷心祝愿。习东，我知道，我活不长了，你应该忘掉我，找一个健康漂亮的女人……”

没等她的话说完，习东捂住她的嘴，哽声说：“不，就算你活不长，我……我更要和你结婚。我要让你真正成为一个人，去享受一个女人能享受到的一切，丈夫的爱、家庭的温馨……”

李晶闻此言，眼中的泪，更像决了堤的水，倾眶而出：“不，习东，我听到了医生的话，我……我马上就要死了，我

……我等不到那一天的。”

习东心碎欲裂，强颜一笑：“小晶，我们来听听王杰的《路》吧。”

说着，掀开按键，又换进一盘自己带的磁带，一会儿，静谧温馨的小房间里，飘荡着王杰那凝重而深情的歌声：

这是一条无尽的长路，
它没有终点
天地之间
我在寻找
你我的明天
所有的喜悦悲伤
都已太遥远
当太阳升起
未来就在我眼前
多少次我想回头
多少次我想要哭
我对自己说
噢，我决不认输
人生这条路
总会有挫折
汗水和泪水
全部抛在脑后
希望和荣耀
把它藏心头
只希望人生长路

你会永远陪我走
人生这条路
永远别回头
哭过也笑过
让它随风飘走
爱过也梦过
我一生何求
只希望人生长路
你会永远陪我走……

……

歌曲放完，可那悠长深远的情愫仍缠绕两人心间，久久排遣不去。

习东用粗大的手掌，轻轻抹去李晶脸上的泪水，深情地喃喃着说：“小晶，听到了吗？这也是我的心声、我的请求：人生何求，只希望人生长路，你会永远陪我走。”

李晶哭得更悲切伤心：“不，我会死的，习……习东，我……我真的陪不了你……”

习东心疼地捧着她的瘦削的小脸，目光似铍，深深铲进她的心里：“不，小晶，你不会死的，你要自信，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少不了你，我们的公司、我们的事业都少不了你啊……小晶，你要陪我，你一定要陪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只有你是我惟一的爱，也是我惟一的亲人。小晶，答应我，坚强地活下去，好好地陪着我，好吗？”

李晶的全部身心都融化在这炽热浓烈的情爱表白中，忘却

了病魔的折磨，更忘却了死神的威胁，不由伸出两只手，捧着他的手掌，深情地说：“习东，我……我一定答应你，好好活下去！”

习东这才放心地吻吻她的前额，柔声嘱咐：“那你好好躺着睡一觉，我去一下公司，晚上再来陪你，好吗？”

“去吧，我一定会乖乖睡觉的。”李晶又恢复了往日俏皮活泼的天性，破泣而笑。

习东用手捏了捏她的小鼻子，笑着威胁说：“哼，我会叫护士监视你的，要是又不听话，胡思乱想的，我可要叫你妈来了。”

望着习东远去的背影，李晶的泪水，又一下涌出眼眶，心里长叹一口气说：“老天，你既然给了我习东，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健康的心脏啊！”

她是今天上午因心肌梗塞，突然晕倒在公司里，被习东护送到医院里的。医生将她抢救过来后，很沉重地对习东道：“她是患先天性心脏发育不全，她二十三岁的人，可心脏还像十岁的儿童那般大，而且，她的心脏还在逐年萎缩。”

习东发急地扯着医生的衣袖，恳求说：“求求你们，一定要治好她的病，花多少钱都行。”

医生长叹一口气说：“难啊，这是先天性的疾病，我们也无能为力了，而且，她的身子很虚弱，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我看她，是很难活过三十岁的。”

医生这一残酷的宣判，恰恰让刚苏醒过来的李晶听到，她心灰如稿，人生、爱情、事业，一切绚丽灿烂的未来，都被击得破碎不堪，只有绝望和死亡的悲哀，缠绕她的整个身心。

她真是太不幸了，从降生的那天起，就患上了这种不治之

症，从此，与死亡搏斗，成了她生命长跑中的一道道跨栏。

由于疾病的困扰，她的身体自然也发育不良，二十多岁的人，体重还不到三十公斤，整个一“袖珍女孩”。

上帝在给她生命时忘了给她健康，却多给了她过人的智慧和独立不倚的个性，从小学到高中，她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并且，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小学五年级时，就被少年报聘为小记者，她的偶像，就是意大利名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

然而，高考那年，因复习的劳累和紧张，她突然昏倒在考场上，严重的心脏衰竭，威胁了她的生命，也击碎了她的读新闻系的梦。

病好后，她不甘心坐在家里吃闲饭，便四处奔波，去寻找工作。

可大多单位，见她如此单薄瘦小，连见面复试的机会都不给，第一关，就拒之门外。

她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地去碰壁，李晶的母亲看不下去了，心疼的泪水“叭嗒叭嗒”往下掉：“晶儿，妈妈养得起你，你……你就别出去找什么工作了！”

她昂起尖尖的小脸，倔强而自信地说：“不，妈妈，我能工作，我是没碰到伯乐，不然，我会让那些以貌取人的公司，后悔一辈子的。”

后来，她又找到习东的“希望”公司，命运也同以前一样，连复试的机会都不给。

气不过，她心一横：“今天豁出去，找他们的老总质问去，他们公司要的是人才？还是花瓶？”

为给老总一个老成持重的印象，李晶戴上遮阳镜，又把卷

起的发辫拆散，在脑后梳了一个圆巴巴，尔后，又脱掉身上的学生背带裙，换上妈妈的黑呢西服，照照镜子，她颇为得意，这样改装，不仅脱掉了先前娇嫩的稚气，亦增添了几份儒雅的书卷气。

到了“希望”公司，接待她的王小姐，忙伸手拦阻：“小妹妹，我们公司的职员已经招满了，你还是好好读书，等长大了，再出来找工作吧。”

李晶拨开她的手，一本正经地说：“不，小姐，今天我是来找你们的总经理。”

“预约了吗？”

“没，我是刚接到的信息，急于找他面谈。”

“什么信息，先跟我说说吧。”

“不行！这事关公司的前途，只能跟总经理面谈。”

“这？……”王小姐犹豫了，只好拿起电话请示：“习东，下面有个女孩一定要见你……不，她不肯对我说，她讲，这事关公司的前途，一定要和你面谈……好，好，那我带她来了。”

王小姐放下电话，便将李晶领到三楼总经理办公室，推开门，她指着正在桌前审视报表的青年人说：“喏，他就是关总经理，你们谈吧。”

说完，她带上门走了。

哟，敢情是个毛头小子呀！

李晶胆壮了，不由细细将他端详了一番：他理着一个短短的平头，端正的五官，透着男人的英俊威武，但看人的眉眼笑纹里，又流露出柔善憨厚之气。

他矫健魁梧的身上，穿着一身藏蓝的李宁牌运动衫，乍看一眼，他更像是田径场上的运动员，与自己日常见到的大老

板，完全判若两人。

显然，关总也在好奇地打量这个瘦弱的女孩，要跟他谈什么重要的大事？

“关总，今天我要跟你讲一颗豆粒的故事。”

闻此言，他一愣，心里是好笑又好气：讲故事？咳，这女孩，你当这里是幼儿园啊。

但他又不忍拉长脸赶她出去，只好耐下心来听她的故事。

“从前有位女人，她的丈夫不幸被车压死了，她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地度日，每天早晨六点离开家，去附近的大楼做清扫工作，中午去学校给学生发送食品，晚上便到饭店里洗碟子。每天，她都要工作到深夜十二点到家，于是，家务的担子全都落在大儿子身上了。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母亲披星戴月，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可生活还是那么清苦。半年、一年……母亲实在不忍心让孩子跟着自己这么苦熬着。于是，便想全家一起死。

第二天，母亲泡了一锅豆子，出门时，给大儿子留下一张纸条道：

锅里泡着豆子，把它煮一下，晚上当菜吃。豆子烂了时，少放点酱油。

晚上回家时，母亲买了一包安眠药带回家，准备和儿子吃了一块死。

开了门，见儿子已钻进破被窝里睡觉了，旁边放着大儿子写的纸条：

妈妈：

我照你条子上写的那样，认真地煮了豆子，豆子烂时放进了酱油。不过，晚上盛出来给弟弟当菜吃时，弟弟说：太咸了，不能吃。结果，弟弟只吃了冷水泡饭就睡觉了。

妈妈，实在对不起，不过，请妈妈相信我，我的确是认真煮豆子的。妈妈，求求你，尝一粒我煮的豆子吧。妈妈，明天早晨，不管你起得多早，都要在你临走前叫醒我，再教我一次煮豆子的方法。

妈妈，今晚上，你也一定很累吧，我心里明白，妈妈是在为我们操劳。妈妈，谢谢你，不过，请妈妈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们先睡了，妈妈，晚安！

……

泪水从母亲的眼里夺眶而出。

“孩子年纪这么小，都在顽强地伴我生活……”母亲坐在孩子们的枕边，伴着眼泪一粒一粒地品尝着孩子煮的咸豆子，一种必须坚强活下去的信念，从母亲的心里生长出来。

摸摸装豆子的布口袋，里面正巧剩下倒豆子时残留的一粒豆子。母亲把它拣出来，包进大儿子给她写的信里，她决定把它当着护身符带在身上。

十几年的岁月流逝而去，兄弟俩都长大成人，他们不仅性格开朗、为人正直，都双双毕业于第一流的大学，并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直到如今，那一粒豆子和信，仍时刻不离地带在这位母亲的身上……”

李晶声情并茂地讲完这个故事，侧脸一看，愣住了：关总

一脸的伤感，眼里噙着泪花。

“关总，你……你怎么啦？”

关总这才回过神来，抹了抹眼角的泪，感叹说：“唉，可惜这个故事的结局没发生在我家，不然，弟弟要是活在现在，肯定是个很有出息的人。”

“你弟弟死了？为什么？！”李晶忘了自己讲故事的目的，关切地问。

“咳，还不是生活艰难，没钱交学费，他就自杀了！”心灵的伤口，再次撕裂开来，关总痛得五官都变了形。昔日那极伤心悲惨的一幕，如发生在昨日一般，历历在目。

因父亲瘫痪的缘故，他放弃了考大学，回到农村老家，以自己稚嫩的肩膀，支撑起这个残缺穷困的家。

尽管，他也像这位母亲一样，没日没夜地干活，可所挣的钱，还不够还父亲的医药费。这时，弟弟经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随着鲜红入学通知书而来的，还有一纸苍白冷漠的告示，学校改革，学费一律自掏，四学年共交一万二千元。

入不敷出的家庭，连过去的旧债都没还清，哪能凑出这笔巨款交学费？

习东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仅借到一千二百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弟弟只好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去找乡长贷款求学。

而吴乡长正在为乡镇企业亏损，还不了信用社的贷款而心烦意乱，听了他弟弟的请求，一口回绝道：“不行！为企业贷款，我都弄得一头的包，再为你读书贷款，这钱你若还不了，我这顶乌纱帽也甭想戴了。”

眼看最后一线希望也被灭了，感情脆弱的弟弟竟然跳河自杀。老父亲受不了这场打击，半个月后，也忧郁而死。临终前，他一直喃喃地自责：“是我害了你们兄弟俩，是我害了你们兄弟俩啊……”

至今，老父亲凄惻的哀叫声，还时常出现在他的睡梦中。

“小姑娘，非常感谢你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的确，贫穷的生活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意志脆弱，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关总由衷地感叹。

“不，关总，我不是小女孩了，我今年十九岁，因出生时就患了先天性的心脏病，身体发育不好，但我的大脑很健全的，小学五年级就聘为《少年报》的小记者。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三好学生。今年我本来想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可在考场上发病，耽误了考试。上星期，在报上看到贵公司面向社会招各路英才，特毛遂自荐，来贵公司工作。”说着，她便将装资料的信封袋，恭恭敬敬递给关总。

他细细翻阅了她的材料，既同情她的不幸，又为她自强不息的精神而感动，略沉吟片刻，打开抽屉，拿出一张支票，在上面签了两万元，递给她说：“说实在的，未能抚养我弟弟读大学，一直是我终身的遗憾，李晶，权当我是你的大哥，拿着这笔钱，回去好好复习，明年再去考大学，好吗？”

“不，关总，我家不缺学费，我缺的是工作机会。我知道，即使我考上了新闻系，我的身体也很难适应记者工作。既然如此，我不想再给妈妈增加经济负担。我要工作，我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更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像小小的火柴一样：

为了辉煌一次

全身的神经
一生
绷紧
在方寸之间
恪守自己的诺言
无论白昼还是黑夜
一点头
便制造一种气氛
没人能记住它的
功过
惟一这支红烛
流泪
相怜

一生只辉煌一次
一次
辉煌
一生！

关总，给我一次工作的机会吧，让我在你这里辉煌一次，哪怕只是那么短暂的一刹那，我也知足了。毕竟，我是努力过了。”

习东感动地挥着那些三好学生的奖状说：“不，李晶，你用不着以工作来证明自己，这些东西，就足以证明你的辉煌精神和你的价值所在。”

“不，这些只能代表我的过去。现在，我走出了校门，就

应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关总，你要是怀疑我的智商和工作能力的话，我可以不要一分钱的报酬，在你公司工作，如试用三个月，你仍不满意的话，我会自动离开你公司的。”

“可你的身体？……”

“你放心，我生病住院了，也决不会要公司一分钱的医药费。要不，我写一份保证书给你。”李晶说着，抽出身上的笔，正欲写。

习东忙拦住：“不，李晶，我不是这个意思……”

李晶打断他的话，恳求说：“那你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一颗豆子的故事，是白讲给你听的吗？那夫人能有战胜贫困，坚强活下去的勇气，我为什么就没有战胜疾病而坚强活下去的勇气呢？！关总，请你帮助我，给我一次工作的机会吧，我不想做弱者，做一个残疾人，让人们来可怜我。我有智慧，有双手，能做正常人做的事。关总，请相信我，给我一点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吧！”

“怎么？这个工作对你有这么重要吗？！”

“是的，这些天来，已有八九家公司拒绝我的工作请求，我很痛苦，总认为自己是个废人。如果不是看了这个豆子的故事，也许我也会像那夫人一样，买一瓶安眠药吃了。”

习东心灵一震，仿佛从李晶身上看到弟弟痛苦绝望的影子，忙劝慰道：“不，李晶，你千万别这样想，只要你愿意，我的公司非常欢迎你来。”

李晶破泣为笑道：“此话当真？”

“那当然。”习东一口答应。尽管，他不知道这个娃娃似的袖珍女孩能干什么，但弟弟死的阴影和对弱者本能的同情，令他下定决心要接纳她、帮助她。

第 二 章

在踏进“希望”公司上班的第一天，李晶便因人小体弱，拉不动手拉门而困在门外，里面几个职员看见，则起哄大笑说：“小姑娘，加油！小姑娘，加油！！”

李晶憋红了脸，使出了吃奶的劲，仍没把那死沉死沉的手拉门拉开。

他们起哄着喊加油，但没一个人起身去帮她开门。

在赤日炎炎的外面，李晶满头大汗，窘迫地看着这纹丝拉不动的弹簧门，鼻子直发酸：瞧瞧，你连个门都拉不开，还怎么当个合格的公司职员？活该人家要笑话你了。

正进退两难时，习东夹着公文包走来，一见这情形，他拉开门，让李晶进去后，便冲着那帮瞎起哄的职员训斥道：“你们还是男人吗？看见小姐有困难，不仅不帮，还瞎起什么哄？！”

说完，又指着李晶说：“她是我们公司的新职员，叫李晶，

以后，你们要处处关心帮助她，再不容许这类的事发生了。我告诉你们，对人的尊重，是最起码的做人原则。”

那几个小伙子一听，瞪大了眼：“什么？她是新来的职员？！我们还当是来找爸爸妈妈的小女孩呢。”

“是小女孩，也不该起哄嘲笑啊？小申，你马上通知总务部，把这门拆了，换一个别的门。”

总务主任闻知，跑来申诉：“关总，别的门都密封不严，进出又不能自动关上，热空气涌进来了，会损伤空调机的寿命。”

“难道就没别的门可装吗？”

“有旋转门，但装起来很贵的。”

“要多少钱？”

“少说也要万把块吧。关总，我看为个小丫头而花钱换门，没这个必要。说真的，我们这儿是公司，又不是收容所，要这么个小女孩，能干啥？”

习东不悦地瞪了他一眼说：“老王，你这话到此为止，以后，可别说这种伤人心的话！她快二十岁了，只是个子长得小点，但不能因为这个，就剥夺掉她工作的权力吧？”

这事是怨我没考虑周全，老王，你再按李晶的身个，订一副小学生用的课桌椅，给她办公用。另外，广告公司的开水瓶也换成小磅的，以免她拿不动……”

王主任——听完他的交代后，不由笑了：“关总，我看你呀，心细得像幼儿园的老师。”

第二天，当李晶轻松地推开旋转门时，心里不由涌上一股激动难言的暖流，在她的感觉中，这换的不是一扇门，而是一颗真挚待她的心。